



彭其芳 著

飞翔的梦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126
26

19434

飞翔的梦

彭其芳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的许多篇章，写了武陵山脉的绚丽山光，写了洞庭湖的多采水色，也写了在这块土地上生长的作家、画家、教授以及淳朴而普通的老大娘。作者以较强的穿透力的眼光，透过平平常常的景物，敏锐地看到了不平常的生活的另一个侧面，并运用新的观念，进行了新的思索，思想深邃而富有哲理，读来赏心悦目而又耐人寻味。

飞 翔 的 梦

彭其芳 著

*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

(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)

湖南省常德县教育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*

787×960毫米 32开 4.25印张 2插页 68千字

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—5000册

*

ISBN7-5059-0534-1

I·335 定价：0.98元

目录

军砭村的思索	1
西海之路	5
沿溪行	11
宝凤湖——索溪峪的眸子	15
山镇情韵（三章）	19
五彩石	22
犹有香如故	
——沙头角行	25
古镇上响起了锣声	31
“桃花源，在我心中”	
——记美籍华人教授李绍昆	36
他心中充满爱	41
清清的小河	48
更觉良工心独苦	
——莫应丰印象	64

山中，一条彩带	71
飞翔的梦	76
灯	81
铁锤歌	86
翠竹新笋	91
海之歌	99
爆竹声声	104
青青的茶亭	109
飞鸟，飞鸟……	116
心上的湖	121
“铁树”花	126
大江飞虹	
or ——写在常德大桥合拢的时刻	131

88

82

11

88

84

军砥村的思索

什么时候有了索溪峪这瑰丽的山川？什么时候有了索溪峪这神奇的洞府？什么时候有了索溪峪中这古朴的山村？

人们茫然四顾的目光落在了溪边的军砥村。

军砥村坐落在索溪之畔的宽大坪里，有数十户人家，一律黑色瓦盖，木柱穿架，还有不少用光溜溜的卵石垒成的墙。村民照明用油灯，饮水到溪边去舀，吃的用的全都向山上去要。他们常常把猎获的兔子、麂子以及地里产的包谷、红薯拿到数十里外的小镇上去卖，再买回自己所需要的盐、油以及布匹之类的东西。要是有位姑娘从镇上买回了一个精致的面镜或是造型美观的发夹，准会把全村的姑娘吸引到家里来。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，重重叠叠的山影象黑色的屏障，把各家各户的门窗捂得严严实实。村子恰似一叶与世隔绝的小舟。

有一年，在桂花树十里飘香的时候，在溪水

打着漩涡唱着歌儿的时候，一些陌生人来到了山口，接着大大小小的汽车也开进了村垭……

军砥村睁大了眼睛，用惊奇的眼光看着在山上山下发生的奇特而微妙的变化。一些成年人在私下议论：这索溪峪的深山里难道藏有宝？不然他们老远地赶来在山上山下看些什么？一些皮肤黝黑的伢崽们竟然跑到汽车跟前，左瞧右瞧那个鼓着眼睛发出奇怪声音的野牛……

恬静的田园生活被打破了，军砥村用惊惶而陌生的眼光注视着不断变化的周围世界！

才过两年，在古老的军砥村的对面（隔着一
条小溪），出现了一条十分繁华、典雅的小街。
小街颇具现代化气派：小高楼鳞次栉比，引人注目；黄色的小别墅造型美观，别具一格；各家商店的橱窗里更是琳琅满目，美不胜收；还时时有音乐声从一个个窗口悠然飘出。

军砥村的人们顿时明白过来：外面的世界竟是这么美好！他们也上电影院了，也有了“凤凰”、

“飞鸽”，有的大姑娘也约上自己心爱的人到溪边或桂花树下，情意绵绵地谈起恋爱……军砥村由于索溪峪这颗明珠的辉映，一下子象飞越了好几个世纪。可是他们与新建立起来的小镇还是隔着一
条小小溪流。他们有的照样点灯用油，汲水用瓢，生小孩烧香敬菩萨……

一条小溪似乎是条界河，一条严峻的河！

有一天，一些游人游洞登山之后，经不住清香飘逸的桂花树的诱惑，竟信步走上了卵石铺成的小道，进了军砥村，在桂花树下徘徊流连。

不远处，一位老奶奶看见衣着不凡的远方人。

“你们从哪里来？”

“北京。”

“你们是来看山的？”

“对，这索溪峪的山美水也美。”

“你们那里没有山吗？”

“有，还有立体桥、电车、飞机场……”

老人家听得津津有味。不知什么时候围上了一群伢崽，他们也听得笑嘻嘻的。什么是立体桥？什么是电车？够新鲜！无论老的或小的，似乎都迷上了那个遥远的古城，萌生了与军砥村极不协调的异念：有朝一日上北京，看看那些新奇的东西！

前面的游人来了，又走了；后面的游人又绕着溪水进山了，往往返返，络绎不绝。望着那些活蹦乱跳的青年人，望着那些拄着拐杖登山的老者，军砥村人的思索也一次比一次更实际了。尽管一条快要干涸的小溪把古村和新镇分开了，可是人们不安分的感情早早就往这条鸿沟里填了。军砥村的人要上城看街、看立体桥，不正是和城

里人下乡看山、钻洞的感情一样吗？没有思索，没有追求，就不会有人类的文明；而一个人的追求往往是多方面的。

军砥村人的思索，道出了生活的真谛。军砥村决不甘心情愿地作为一个出土文物展示在游人面前。它要重新估价自己存在的价值！

西海之路

这次，我陪一些外省的作家去游闻名中外的风景区索溪峪了。

时逢秋季，天高气爽，风送清凉，正是旅游的黄金季节。我们一行数十人宿军抵坪的地区电影公司的招待所，第二天早饭后，一辆漂亮的客车把我们送到了猴园，踏上了去西海的路。前面路途遥远，山路崎岖险峻，汽车不能前行了，我们便舍车登山。

未到西海，早就听人说西海了。它是索溪峪群山之巅，悬崖如削，险路似梯，起伏不平，高不可攀。无限风光在险峰。登上西海后，举目四眺，群峰如涛，海域辽阔，雾蒸霞蔚，美不可言，真有如上了西天瑶池，羽化成仙，超凡脱俗，碌碌此生得到了解脱！但临行前，一些朋友就劝我了：“西海，你就别去了。即使爬上了西海也下不来。何况你的身体不好，怕出问题哩！”可谓有些谈虎色变啊！

可是眼前汽车把我们送到了路口，几十人一下车就谈谈笑笑，匆匆上路了。我能站在这路上，望山止步、空有一番嗟叹吗？同志们上路了，轻松的谈笑声，轻捷的脚步声，还有深不可测的莽莽山林里传出的流水声，风涛声，这一切都深深地把我吸引了。我情不自禁地抬起了脚，也加入了爬山的行列，一步步向前走了。明知前面路险坡陡岩滑，却偏向深山行。

这几十号人，有各种各样的差异：有的年纪轻轻，有的却年逾花甲了；有的身强体壮，有的却羸弱多病；有的惯走山路，有的却初涉险道……我该划归哪一类呢？我自觉年纪偏大，身体较差，而去西海的决心未泯，属一种奋发型吧！

我这一生中，也登过不少名山。我曾登过南岳衡山观日出，我曾登上岳麓看红叶，我曾登上西陵峡口看大江东去……在我面前涌现出多少个高峰，个个都被我征服了。我把足迹印上了一个又一个山巅，而且一个比一个高，一个比一个陡险。我要把我的脚印标向新的高度，把我的胜利笑声洒向新的高空。于是我把朋友的劝告、妻子的叮咛抛到山沟里去了，随军前行了，匆匆地，刻不容缓地。

山路虽然险陡，但经人铺了条石，也就好走了。此去西海，山路弯曲，该有多少台阶？或许

无人闲心数过。路要一步步走，台阶要一步步迈，这完全是自己的事。在这仅能容一人上下的山路上，旁人或许是爱莫能助吧！

一行人开始谈天说地，话山道水，倒也显得热闹、轻松。渐渐地，这笑声，这说话声，就象深山里细如蛛丝的山泉，不易听到了。在这立体的长跑线上，是力量与意志的最严格的检验。身体素质好的冲到前面去了，身体素质不好的就落在后面了。队伍拉得长长的，有的竟相距一里多路，前不见去者，后不见来人。在这深山里艰难前行，一种胆怯的心理因素就慢慢地袭上了我的心头。出于地主的热情，我和尔康等几位同志竟当起殿后的兵了。

“快来呀！”前面的人在呼喊。他们的声音回荡在山谷里，变成了一种浑厚的轰鸣。

“我们来啦！”我停住脚步，望了望云遮雾障的山峰，也不甘示弱地回答着。我的声音溶进了奔涌的林涛，显得气势磅礴。

河北省的一位老作家，才爬得二里山路，就觉得难于挪步了。他满头大汗，腿打哆嗦，艰难地向前走得十来步，就得坐在冰凉的台阶上喘气、捶脚、抹汗。我见了，除了佩服他的向前精神外，自然对他目前的处境有些怜悯。不远千里来游索溪峪，却登不上西海，岂不是件大大的憾

事！后来管理局的一位同志就在路边折断了一株小树，给他作拐杖。他有了另一个支撑点，费力地走了半里路，仍是力不从心。照他那样蹒跚的步履，什么时候能到西海？到了西海又怎能走下山来？我觉得自己比他强，虽是吃力，但还有潜在力量。有了他，我多少有点儿自慰：我虽不及前者，但胜过后者。

老作家实在不能走了，管理局的同志就护送他下山了。

在这条特殊的立体长跑线上，静悄悄的，听不到哨声，也听不到喝采声，听不到脚步声，但从路边丢弃的果皮、纸屑、汽水瓶，就可以想象到，前面已有成千上万的人跑到了终点，他们不愧是这个奇特的运动场上的健儿。我为自己也加入了这个长跑行列而感到自豪。

我望着老作家下山的背影，心里真不是滋味。第一个落伍者往回走了，我这个比他只略高一筹的人，还有力量往前走吗？

看见我愣在路边，尔康同志笑着说：“走吧，只有前进，后退是没有路的。”

他的话给了我很大的鼓舞。我抹掉了额上的汗珠，敞开衬衣，又上路了。去西海的路上，有的地方有野藤顺坡垂下，有的地方有小树恭候在路边，有的地方还有比较粗壮的树木伫立相迎。

这些，在我攀登的路上，都给了我一份力量。有时我拉着藤条攀援而上，有时把路边的小树当作拐杖稍作依靠，有时我抱着被游人摸得光溜溜的树干打个半圈，也觉得轻松许多。不久，我就到了南天门。相传过了南天门就是神仙境界，就会忘掉自我，能驾驭一切了。

我欢欣地望望南天门，忽然看见一位白发苍苍的长者倚杖在山门前歇息。他的脸色是那样的红润，精神是那样的饱满，看不出有跋涉山路的疲惫之色。不用怀疑，去西海的路，他走了一半，剩下的一半，他还要走下去。我好奇地问：

“老人家有多大年纪了？”

他朝我望了一眼，笑微微地回答：“七十七啦！”

啊，他比我父亲的年龄还要大！我这个后生子难道还要落在老人家的后面吗？本来想在南天门歇一会儿的念头打消了，我朝老人家投去敬佩的一瞥后，又匆匆上路了。

快接近顶峰的时候，我买了一杯茶喝，又休息了一会儿，就精神抖擞地向西海主峰发起最后的冲刺了。当我第一脚踏上高峰的岩石时，先上来的朋友几乎欢呼起来，有的忙忙跑过来扶我，有的还把一根拐杖递了过来，我丢掉拐杖，走到悬崖边一株苍劲的松树下，两手插腰，以胜利者

的姿态观看起西海的云雾来。回首一望，来路不知隐何处，唯有云雾岫中来。一片扑朔迷离的西海景象，纷纷扑入我的眼帘。我的心中不禁升起一种从来没有过的自豪感：神秘的西海，我征服的又一座高峰！

登上了西海，我成了神仙。可是我有幸福的家，有文学界的好朋友，神仙生活纵然千般好，怎及亲朋之乐情绵绵。于是我毅然下山了，走十里画廊回到凡间来了。

登西海的事实告诉了我：我还能够征服向我挑战的山峰，无论是旅途中的，还是生活途中的……

自西海归来后，我的双脚实际上已向另一座高峰——黄狮寨迈了。

西海之路，人生之路，登攀之路！

1986年自索溪峪归来写于金秋

沿溪行

我们这支爬上索溪峪顶峰西海的队伍，第二天又连续战斗，披着秋日的艳阳，踏着凉漫漫的石板路，不顾浑身疼痛，又向另一个闻名中外的风景点——国家森林公园张家界进军了。从水绕四门下车步行，我们就沿着一条特具风韵的溪水前进了。

美哉，金鞭溪！

不知多少万年前，凶猛的山洪泻下来了，一次又一次地冲刷着这湘西怪石峥嵘的大山，于是有了一条长达十五华里的峡口，清亮亮的山水长流不断，而且峡口沿岸渐渐形成了比较平坦的山坡。这山区罕有的泥土堆积而成的成片状的小小沃洲，一会儿在溪水的左边铺开，一会儿又在溪水的右边伸延。没有冲击泥土堆积的地方，便是高耸的笔陡的悬崖。金鞭溪就在这条狭长的山峰的峡口奔流着，不管春天雨水横流，也不管秋日水落石出。它象永不枯竭、永不停歇地向下流去，

它该是千万条细如游丝的尚不能叫溪的水流汇合而成。以小汇大，以少聚多，才有这样呼啦啦流水畅泻的壮观！先是从岩缝间一滴滴掉，再就是从草丛里一线线流，才汇成了今日的金鞭溪。真象是从伟大母亲的乳房里挤出来的奶汁。奶水畅流，情急心切，匆匆地冲决许多险坝、恶石，去浇灌、滋润两岸的花草树木，让黑黝黝的土地永远形成生命的温床，叫一代代繁衍滋生的野生草木在这里织成绿色的长廊，为游人铺就一条富有诗意的五彩路！

是谁别出心裁，状物呼名，把它叫做金鞭溪？从形状上讲，它出山水急，溪首较窄，恰是一条鞭尾；继而弯弯曲曲，奔突前进，溪面渐宽，有如渐渐粗壮起来的鞭头，这一条金鞭就是从水绕四门甩开的，甩向群峰滴翠的山岭。鞭重难挡，在座座岩石间留下了这一鞭的永久性的纪念。这是谁倚天抽鞭、怒向群山呢？是杨四郎劈山救母？金鞭溪畔传说有他的足迹；是农民起义领袖向王马上挥鞭，去追杀前来围山的官兵？这索溪峪张家界的十万大山流传着他当年揭竿起义、英勇杀敌的许多故事。

同时用“金”来形容鞭子，可见它够珍贵了。看吧，溪中毫无规则地散开的大小不一的光溜溜的卵石，形成了无数个溪中的砥石，山泉冲